

TIER 1 | USCIRF-RECOMMENDED 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CPC)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是一个独立的跨党派美国联邦政府委员会，负责监督海外宗教或信仰自由普遍权利。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依据《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IRFA) 成立，采用国际标准监督海外侵犯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行为，并向总统、国务卿及国会提出政策建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是独立团体，独立于美国国务院。《2019 年度报告》呈现了专员们及专业工作人员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果，记录了所发生的侵权行为，并向美国政府提出了独立的政策建议。《2019 年度报告》涵盖了自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之间发生的事件，但我们也记录了某些在此期限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如需了解更多有关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的信息，请查看[此处](#)的网站，或拨打 202-523-3240 直接联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中国

主要结论：2018 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在 2018 年 2 月 1 日实施新《宗教事务条例》

（有效禁止“未经授权”的宗教教义并要求宗教团体报告任何网上活动）后趋于恶化。此外，中国政府持续迫害所有教徒，企图将宗教信仰“中国化”，这场运动不仅试图削弱和消除独立宗教信仰，而且还试图摧毁宗教与民族团体的文化和语言传统，尤其是打压藏传佛教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当年夏季，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关押了 80 万到可能多达 200 万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同时还派出 100 万名党员干部入住维吾尔族穆斯林家庭并报告任何“极端主义”宗教行为迹象。中国政府继续采用先进的监控技术和其他措施镇压藏传佛教徒。9 月，梵蒂冈与中国达成一项临时性协议，允许政府参与任命新主教；尽管如此，当年下半年对地下天主教会的镇压仍不断加剧。中国政府还突袭或查封了数百个新教家庭教会，包括锡安教会 (Zion Church)、荣桂里教会 (Rongguili Church) 和秋雨圣约教会 (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与此同时，当年有 900 多名法轮功学员仅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或分发有关法轮功资料而被捕。2018 年 3 月，宗教事务管辖权从政府机构转移到中共 (CCP) 机构，保护宗教界的屏障进一步受到政党侵蚀。

基于中国政府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长期、持续性记录，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2019 年再次建议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案》(IRFA) 将中国划定为“特别关注国”或 CPC。自 1999 年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将中国划定为“特别关注国”(CPC)，最近一次是在 2018 年 11 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国际宗教

自由法案》(IRFA) 继续将中国划定为“特别关注国”(CPC)，并根据 1990 年和 1991 年的《对外关系授权法》(P.L.101-246) 继续实施现有的出口限制。

给予美国政府的建议

- 将宗教自由和相关的人权外交纳入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以及美中双边关系的所有其他层面，并根据中国特定的宗教团体制定信息；
- 优先考虑为寻求保护中国宗教和信仰团体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与特征的计划提供资金，并记录在宗教自由方面遭到特别严重侵犯的中国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经历；
- 与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尤其是在亚洲境内），就有针对性的制裁、签证限制、公共外交以及为应对中国打压宗教自由而采取的其他行动进行协调；
- 指示美国国务院与外国政府和联合国 (UN)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防止因宗教迫害而逃离中国的寻求庇护者遭到驱逐；以及
- 与美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合作，削弱中国政府企图为压制有关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信息或宣传而在美国施加的影响力。

美国国会应该：

- 支持立法，增加从美国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限制（包括提高中国政府监控与骚扰宗教和民族团体能力方面的监控和生物识别设备）；并提升宗教自由在美中关系进程中的影响。

背景

中国

全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体：共产主义国家

人口：1,384,688,986

政府承认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官方：无神论

宗教人口分布概况*：

18.2% 佛教徒

5.1% 基督徒

1.8% 穆斯林

21.9% 民间宗教

52.2% 无宗教信仰

其他群体：道教徒、印度教徒、犹太教徒及其他

*上述估计值取自《世界各国纪实年鉴》

中国《宪法》第 36 条赋予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并规定政府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然而，这种自由却因当局要求宗教活动不能“扰乱公共秩序、损害公民健康或干扰教育制度”而受到限制。宪法还禁止“受任何外国统治”的宗教组织，这是中国政府用来打压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西藏佛教徒、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团体的规定。

2018 年，习近平主席继续巩固权力；3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担任终身主席提供有效保障，并将“习近平思想”载入国家宪法。2018 年，中国政府继续以人权捍卫者和宗教自由倡导者为打击目标。例如，捍卫宗教少数群体权利的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 (Gao Zhisheng) 在 2018 年仍然处于失踪状态，至今音讯全无。2018 年 2 月 26 日，人权律师李柏光 (Li Baiguang) 博士意外去世，他曾为中国牧师和其他以行使宗教自由权为目标的人士代理案件。同年，司法当局吊销或暂停了十几名人权律师的执照，其中包括因宗教活动而被起诉的被告人的代理律师。截至 2018 年 10 月 11 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计算至少有 1,422 名良心犯关押在中国监狱中（不包括大规模关押的新疆穆斯林）。其中约有 700 名囚犯（包括 145 名僧侣、牧师或其他宗教领袖），至少部分是由于参与中国政府认为“未经授权”的宗教活动而被关押。政府还逮捕了数十个新闻网站的记者和撰稿人，其中包括一些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的人士，因为他们报道宗教自由侵犯行为。

新《宗教事务条例》于 2 月 1 日起生效，这令习主席的宗教政策制度化。该条例详细规定了严格的宗教组织登记标准。虽然登记程序允许宗教团体申请法人资格，但许多团体拒绝登记，因为这样做就必须服从国家批准的爱国宗教协会指示。该条例禁止“未经授权”的宗教传教并扩大地方当局在控制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因此，任何在网上进行的宗教活动都必须上报当地宗教事务部门。宗教团体还必须报告任何超过 100,000 元（15,900 美元）的捐款。该条例有效消除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一直存在于独立宗教活动中的法律灰色地带。

2018 年 3 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宗教事务管辖权从政府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局 (SARA) 转移到中共 (CCP) 下属机构——统战部 (UFWD)。对于许多宗教团体而言，这意味着他们与国家宗教事务局 (SARA) 官员建立的工作关系终止并且没有任何缓和余地——但宗教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受到限制。9 月，统战部 (UFWD) 启动了第一个监督全国各省市宗教政策实施情况的全国性计划。

随着更加广泛地宣传中国政府打压宗教自由和相关人权，国际社会在 2018 年下半年对中国的批评有所增加。2018 年 8 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UN CERD) [批评了](#) 中国政府在新疆和西藏的镇压政策。9 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 中国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访问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报告所述期限结束前尚未发生这种情况）。2018 年 11 月 6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政府进行[普遍定期审议](#)。来自 24 个国家的代表向中国政府询问宗教自由问题，但中国代表团认为他们的问题“不是事实”并且“受政治因素驱使”。在报告所述期限结束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都公开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大规模监禁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的担忧。

2018 年宗教自由状况

2018 年，中共 (CCP) 对宗教展示出越来越明显的敌意并且认为某些宗教团体受到“外国”影响。习主席在 4 月召开的会议上告诉党员干部，宗教信徒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并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政府下属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分别宣布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五年计划。然而，即使是大乘佛教和道教 (Taoism)（也拼作 Daoism），政府一般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对其宗教活动进行了更大的限制。2018 年，地方当局还关闭或拆除了数十座佛教和道教寺庙，以及佛陀和老子的雕像。

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据美国国务院称，自 2017 年 4 月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UAR) 政府党委书记陈全国已将 80 万到可能多达 200 万的维吾尔族 (Uighur) (也拼作 Uyghur)、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其他穆斯林关押在拘留营内。中国政府最初否认拘留营的存在，但后来将其辩称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提供职业培训的再教育营。然而，关押著名医生、教授、商人和其他专业人员的行为却使中国政府设立再教育营的理由站不住脚。据维吾尔族人权组织称，被关押者中至少有 242 名维吾尔族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记者和大学教授，以及 96 名学生。大多数被关押者没有被指控犯有特定罪行，而是因为所谓的“极端主义”宗教行为而被关押，例如留“异常的”胡须、戴面纱、上网查阅宗教资料，或参与其他“非法”宗教活动。据之前被关押者称，当局要求拘留营中的那些人放弃伊斯兰教并发誓效忠中共 (CCP)。被关押者经常遭受粗暴对待并在过度拥挤的设施中忍受不卫生的条件，据报道，这已导致数人死亡。一些人在国家补贴的私营工厂内强制劳动。

在拘留营外，中国政府继续采用侵入性措施在新疆建立“露天监狱”，包括在公安武警检查站和警署进行歧视性安检；中国境内外的旅行限制；以及全球定位系统 (GPS) 跟踪系统、人脸识别和虹膜识别、DNA 采样和语音模式采样，以监控穆斯林。该地区首府乌鲁木齐还禁止商店将清真 (穆斯林饮食法) 标签用于非食品类产品和服务，并在 10 月发起了反对清真食品和餐厅的运动。成千上万的清真寺被关闭或摧毁。2018 年 11 月，著名维吾尔族商人和慈善家阿卜杜勒加帕尔 (Abdughapar Abdurusul) 因自行到麦加朝圣而被中国一家法院判处死刑。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新疆统战部 (UFWD) 启动了“结对认亲”计划，派出 100 多万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每两个月至少在穆斯林家庭中生活五天，以评估每个家庭的意识形态观点并报告任何宗教活动。这些“亲戚”在参加私人家庭活动 (例如婚礼和葬礼、同吃一锅饭、与结亲户合影、甚至同睡一张炕) 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侵扰程度。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收到可靠的报告，称中国国安部及其附属机构试图骚扰和恐吓生活在海外，包括美国境内的维吾尔族穆斯林。

维吾尔族穆斯林古丽米拉·艾明 (Gulmira Imin) 在被捕时是当地政府的一名员工，但仍以所谓的组织了 2009 年 7 月地区首府 (乌鲁木齐) 抗议活动被判处无期徒刑——其本人否认该指控。一年来，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在该委员会的[“宗教良心犯”营救项目](#)中为艾明 (Imin) 女士争取权益。

回族穆斯林——一个由大约 1000 万中国穆斯林组成的多元化群体——没有像维吾尔族穆斯林那样经历过同样的镇压，但他们确实在这一年中受到更多的宗教活动限制。2018 年 12 月，地方当局关闭了云南省的三座清真寺，声称他们进行“非法宗教教育”。在有些情况下，警察对那些抗议查封清真寺的礼拜者实施暴力执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当局曾计划在 8 月拆除新建的韦州大清真寺，但在数百名穆斯林抗议后被迫推迟拆除。在宁夏和甘肃省，地方当局清除建筑物中的阿拉伯语标志并强行关闭阿拉伯语学校。与此同时，据报道，反清真团体不断骚扰穆斯林并破坏清真餐厅。12 月，甘肃和其他六省废除了当地的清真食品认证标准，使穆斯林更加难以确定哪些食品是清真食品。11 月，宁夏官员前往新疆考察拘留营并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UAR) 政府签署了“反恐合作协议”。

藏族佛教徒：2018 年，中国政府继续在整个西藏采取强制同化和镇压藏传佛教的战略。当局控制寺院教育，对是否修建或修复宗教场所具有决定权并限制宗教聚会。在西藏自治区 (TAR) 的一些地方，地方当局禁止学童在假期参加宗教庆典活动。2018 年 2 月，西藏自治区 (TAR) 公安厅发布了一份“有组织犯罪”清单，有效地禁止民间社团倡导促进藏语和文化。8 月，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政策，要求僧侣和尼姑展现出“政治可靠度”、“道德诚信”，以及“在关键时刻发挥积极作用”的意愿——人权组织认为这是要求僧侣抵抗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言语。当年夏季，政府还选择了一群僧侣和尼姑参加为期三天的培训，让他们准备在寺院进行宣传活动。2 月 17 日，一场大火烧毁了拉萨的大昭寺，这是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里面藏有重要的藏传佛教文物。人权组织援引卫星图像指出，中国政府压制了有关损害程度的信息。

中国政府继续指控达赖喇嘛 (Dalai Lama) 亵渎神灵和“分裂主义”，并制裁任何疑似开展所谓的“分裂活动”的人员。拒绝谴责达赖喇嘛 (Dalai Lama) 或拒绝宣誓效忠北京政府的僧侣和尼姑被驱逐出修道院、遭到囚禁和拷打。中国政府抗议外国官员会见达赖喇嘛 (Dalai Lama)。当局还加强了对发给藏人护照的控制并阻止西藏朝圣者试图前往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流亡社区。数百名藏人因前往印度菩提迦耶聆听达赖喇嘛 (Dalai Lama) 传教而在返回时被没收和销毁了中国护照。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估计 2018 年聆听达赖喇嘛 (Dalai Lama) 传教的中国藏人人数比往年大幅减少。

更登确吉尼玛 (Gedhun Choekyi Nyima) 被秘密关押长达二十多年，下落不明。六岁就被达赖喇嘛 (Dalai Lama) 选为第 11 世班禅喇嘛 (Panchen Lama) 的更登 (Gedhun) 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排名第二。一年来，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在该委员会的[“宗教良心犯”营](#)

[救项目](#)中为班禅喇嘛 (Panchen Lama) 争取权益。自 2010 年 1 月以来，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 (Dalai Lama) 之间的对话已经停滞。为了抗议压制性的政府政策，自 2009 年 2 月以来至少有 157 名藏人自焚，其中包括之前在格尔登寺 (Kirti Monastery) 修道的杜拉各赫 (Drugkho)，他在 2018 年 12 月 8 日自焚时高呼让达赖喇嘛 (Dalai Lama) 回归故里。与此同时，中国当局骚扰和逮捕了以和平方式倡导保护自己宗教和文化的藏人。著名的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色 (Tashi Wangchuk) 于 2016 年 3 月被捕并于 2017 年 1 月因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到起诉，2018 年 5 月被判处五年徒刑；报告所述期限结束时他仍在监狱中。

在西藏其他地区，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专注于研究藏传佛教的藏族和宗教教育中心。近年来，当局强行驱逐了生活在四川省喇荣寺 (Larung Gar) 和亚青寺 (Yachen Gar) 佛学院的数千名僧侣、尼姑和居士，并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长达六个月的“爱国再教育课程”。2018 年 10 月，喇荣寺 (Larung Gar) 连续第三年被中国当局禁止举办“极乐法会”——这是一项重要的西藏祈祷活动。12 月，青海省当局禁止寺院向儿童传授藏语课程【以往，此类限制仅适用于西藏自治区 (TAR) 内的学校】。

基督教：2018 年 9 月 22 日，梵蒂冈和中国签署了一项临时协议，根据该协议，教皇将接纳 7 名来自中国官方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CCPA) 主教，这些人曾被逐出教会，以此换来对中国未来主教任命的否决权。这项协议在中国天主教徒中引起争议，尤其是因为中国政府将此作为迫使神职人员以及地下教会成员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CCPA) 的理由（估计有一半的中国天主教徒在地下教会中做礼拜）。2018 年，至少有 2 名地下主教被政府批准的主教取代。10 月和 11 月，河北地下教会的 4 名神父被警察拘留并被迫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CCPA) 主教会谈，后者试图说服他们加入中国官方的教会。11 月 9 日，浙江省地方当局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拘留了主教彼得邵祝敏 (Peter Shao Zhumin)；14 天后，他与 2017 年 12 月被捕的丽水神父陆丹华 (Lu Danhua) 一起被释放。此外，有报道称中国当局查封地下天主教堂、摧毁十字架、没收圣经和其他宗教材料，并以其他方式限制或干涉宗教活动。河南省的打压行动尤其严厉，教会收到有关 18 岁以下儿童不得参加主日学校等服务的通知。

对于拒绝参加中国官方三自爱国运动的新教团体，中国政府还加大了打压力度（估计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新教徒在未登记的家庭教会中做礼拜）。据宗教自由倡导者称，2018 年 5000 多名基督徒和 1000 名教会领袖因其信仰或宗教习俗而被捕（这些被捕者大多数是短期关押，未导致刑事指控）。当局查封或拆除了数千个教会或宗教场所，包括北京的锡安

教会 (Zion Church); 山西省金灯台教会 (Golden Lampstand Church); 以及广东省的圣经归正教会 (Bible Reformed Church)、大卫之家教会 (House of David Church) 和容桂里教会 (Rongguili Lane Church)。12 月 9 日, 警方突击搜查了四川省成都市的秋雨圣约教会 (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并逮捕了王怡 (Wang Yi) 牧师和 100 多名教徒。一些后来被释放的教徒声称警察殴打他们并强迫他们签署一项放弃参加教会的承诺。2018 年 12 月, 王牧师及其妻子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在报告所述期限结束时, 他们仍被秘密关押等候审判。

即使是尚未查封的家庭教会, 他们开展宗教活动的能力也受到更大的限制。4 月, 中国政府禁止网上销售《圣经》。有许多报道称, 2018 年当局试图以习近平画像取代十字架、耶稣图片以及其他基督教信仰标志。在河南省, 地方当局要求教会删除十诫中的第一条诫命, 理由是它将忠于上帝置于忠于中共 (CCP) 之上。

教会领袖和宗教自由倡导者胡石根 (Hu Shigen) 在 2016 年因“颠覆政权”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 至今仍在监狱中。一年来, 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 在该委员会的[“宗教良心犯”营救项目](#)中为胡先生争取权益。

法轮功和邪教团体: 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由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于 1999 年发起的, 他还设立了恶名昭彰的 610 办公室——一个专为消灭法轮功而设计、游走于法律管辖之外的安防机构。中国政府将法轮功列为**邪教**, 该词被翻译为“evil cults”或“heterodox teachings”。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00 条规定, 属于上述一个组织的人员可处以三至七年监禁或更长时间的刑罚。2018 年, 当局骚扰、关押和恐吓仅仅是为了坚守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据报道, 许多被关押者遭受暴力殴打、精神虐待、性侵犯、强制注射药物和剥夺睡眠酷刑。据法轮功倡导者称, 政府在 2018 年至少监禁了 931 名法轮功学员。当年夏季, 一些法轮功学员因在社交媒体上发送支持法轮功的消息以及在市井散发法轮功小册子而被捕。9 月, 河南省教育厅发布了一份文件, 指示大学加强反**邪教**活动并要求学生参加有关**邪教**不端行为的网络竞赛活动。虽然中国政府声称,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已停止摘取囚犯器官的做法 (据信其中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 2018 年, 人权倡导者、医疗专业人员和调查记者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证明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11 月, 湖南省长沙市司法局对 2 名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给予暂停执业 6 个月的处罚, 因为他们在法庭上“否认全国公认的邪教组织性质”。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在 2018 年骚扰并逮捕了数千名其他**邪教**团体的信奉者, 包括全能神教会 (Church of Almighty God)。这一年

中被关押的许多人——全能神教会 (Church of Almighty God) 估计有数千人——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有些情况下导致在关押期间死亡或无故失踪。

对脱北者强行遣送回国： 中国政府时常违反 1951 年《联合国难民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强行将朝鲜人遣返回朝鲜，而不评估他们的案件，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难民身份。其中一些人逃离的部分原因是朝鲜政府对宗教和相关人权的压迫。新《宗教事务条例》于 2 月生效后，有报道称中国当局查封了朝鲜叛逃者经常去的一些教会并驱逐了韩国传教士。

美国政策

2018 年，由于对北京的[贸易行为](#)、美国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机密的[网络盗窃](#)以及该地区[军事活动](#)的担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2018 年 9 月，美国[宣布](#)计划对价值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到 2018 年底将税率提升至 25%。然而，在 12 月举行的 G20 峰会上，美国和中国在贸易战中[达成了](#)临时休战协议并开始贸易谈判，报告所述期限结束时仍在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巡航。12 月 1 日，加拿大当局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拘押了](#)华为首席财务官，据称是因为该公司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官员也越来越关注中国政府在美国施加影响的行动；2019 年 2 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在报告所述期限之后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学术机构中孔子学院的[报告](#)。

2018 年，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恶化表示担忧。5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 (Michael R. Pompeo) 在中国国务委员王毅 (Wang Yi) 访问华盛顿特区时[提出了](#)宗教自由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谴责中国政府对扎西文色 (Tashi Wangchuk) 的[定罪](#)及其对秋雨圣约教会 (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的[打压](#)。2018 年 7 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推动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与会代表团发表了[有关中国的声明](#)，就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重大限制”深表关切。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 (Michael R. Pence) 在 2018 年 10 月的一次[演讲](#)中警告称，“中国的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正在经受新一波迫害浪潮的冲击。”11 月，在第二次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中，美国还对中国政府不遵守宗教自由方面的国际义务[表示担忧](#)。

同样在 11 月，在联合国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任意关押的维吾尔族穆斯林；释放目前被监禁的任何人权捍卫者，包括扎西文色 (Tashi Wangchuk)、伊力哈木 (Ilham Tohti)、黄琦 (Huang Qi)、王全璋 (Wang Quanzhang)；并停止干涉西藏宗教领袖的选拔和教育。美国还在事先提交的[书面问题](#)中询问了法轮功和基督教会的取缔情况。

2018 年，美国国会继续批评中国打压宗教自由。12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亚洲再保险倡议法》([P.L.115-409](#))，该法案规定为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战略影响的工作拨款并对限制宗教自由表示“严重关切”。同样在 12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P.L.115-330](#))，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报告中国官员批准美国外交官、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地区的程度，并拒绝向涉及阻挠上述人员入藏的中国官员签发访美签证。11 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提出了 2018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H.R.7123](#) / [S. 3622](#))，要求国务卿任命一位新疆问题特别协调员并考虑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尽管在报告所述期限之后，2019 年初重新提出了这两项法案，但是均未在第 115 届国会会期结束前获得投票。

美国国务院最近一次将中国划定为“特别关注国”(CPC)是在 2018 年 11 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Pompeo) 拓展了与犯罪控制和检测设备出口限制有关的现有制裁。

Tenzin Dorjee 主席个人观点：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那就是中国。在中国，宗教自由名存实亡。中国已将宗教作为政治议程予以“中国化”与安全化。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形势最为严峻。中国将西藏转世制度“中国化”并政治化，对寺院中的佛教研究（处于藏传佛教核心地位）进行微观干涉。讽刺的是，中国政府官员宣称选择西藏转世活佛的权利仅服从于其政治意图与统治。在这一点上，中国强行令班禅更登确吉尼玛 (Gedhun Choekyi Nyima) 消失长达几十年，并安排坚赞诺布 (Gyaltzen Norbu) 为傀儡，用于控制和政治展示。在近期路透社采访中，达赖喇嘛 (Dalai Lama) 尊者表示，他的下一个转世可能来自“这里”（印度）——一个自由的国度。尊者表示，中国似乎比他本人更为担心他的转世，但是，没有人会真正信任和尊重中国的选择，其中责任将完全由中国承担。不久的过去，尊者沉思，首先中国需要真正认同佛教及其转世制度，在挑选其下一届继任者时，先找到毛主席和邓小平的转世。与班禅喇嘛不同，中国无法控制达赖喇嘛的下一次转世，只要西藏问题持续存在，他将仅会转世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胜券握在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手中。因此，中藏冲突将持续存在。自由之家 2018 年报告在其独立评级中发现，西藏的宗教和人权状况仅次于叙利亚，甚至比朝鲜更糟。如今，中国的维吾尔族和藏族是受压迫最严重的少数民族。

在新疆，估计多达两百万维吾尔族人民被关押在拘留营中。中国一直使用最先进的技术监测维吾尔族和藏族（包括儿童在内）的社会运动和宗教活动。中国称拘留营为维吾尔族再

教育营，并在其新公布的西藏问题白皮书中称之为统治西藏 60 年来，西藏民主改革中系统性的、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和人权的行为。我要求中国尊重宗教自由，释放所有羈押在拘留营中的维族人士，并呼吁立即释放班禅喇嘛扎西旺楚 (Tashi Wangchuk)、古丽米拉·艾明 (Gulmira Imin) 以及所有良心犯。根据《西藏旅行对等法》之要求，国务院最近发布了第一份关于限制西藏对等进入的“有据可查的”报告，推翻了中国对该报告的批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布了立场文件，要求不受限制地进入西藏自治区及其它藏族地区，以收集有关这些地区人权状况的准确信息。我强烈建议美国政府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和《西藏旅行对等法》。

Johnnie Moore 专员个人观点：

本人认为，与宗教自由相关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是梵蒂冈决定与中国政府就外交关系进行谈判，并认可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而这实际上废黜了在中国遭受恐怖迫害而存活下来的中国杰出宗教领袖，其中还包括中国最知名的天主教领袖。

事实上，在与梵蒂冈谈判达成协议后的几天内，中国政府利用其为掩护，着手关闭全国范围内诸多大型、知名但未登记在册的教会团体。一切仍在继续。梵蒂冈既是教会也是国家，我认为梵蒂冈目前承担着重大的道义和法律责任，需协助解决其自身引发的问题（虽是无意之举）——通过为中国政府授意许可，恶意打击基督徒团体（如本报告所述）；并通过向中国政府提供进一步保障，继续对该国西部地区的穆斯林公民进行不可理解、不可原谅和不人道的虐待。

虽然我本人直接参与这些问题（包括世界上最严重的亵渎事件），但这种参与不应导致此类非意图后果（正如此次中国政府事件）。梵蒂冈所犯下的可怕错误，必须予以认真对待。须立即严肃处理这场灾难。